

王钟陵 主编
陈洪 胡中山 著

丹霞与涅槃

东方出版社

然而，

当东方这个古老而成熟的民族认真审视这片新的精神领域时，

蓦然发现，

其中还缺少某些东西。

于是，

一股经久不衰，

充满献身精神的

西行求法热潮

勃然兴起，

于是，

东来与西往的驼铃，

时常在荒凉沉寂的沙漠

边陲交相共鸣……

竹
溪
文
丛



王钟陵 主编
陈洪 副主编

陈洪 胡中山 著

升霞与涅槃

——汉唐僧人道士的人生追求


東方出版社

升 霞 篇

“踏遍烟霞洞壑深，白云深处有琳宫。”道教的境界是冰清玉洁、霞光流彩的云外世界，正如抱朴子所说：得仙道者，长生久视，与天地相终始，“登虚蹑景，云舆霓盖，餐朝霞之沆瀣，吸玄黄之醇精，饮则玉醴金浆，食则翠芝朱英，居则瑶堂瑰室，行则逍遥太清……”（《抱朴子内篇·对俗》）。至于海中的十洲三岛、陆上的十大洞天、三十六小洞天、七十二福地，则是尚无资格升天的“地仙”的去处。这些世外桃源也是仙草葱郁、神芝满目、玉醴遍涌的清凉胜境。

任何一种宗教都有它迷人的彼岸世界。道教的高明之处，在于它既鼓吹幽远的天堂，又宣扬实在的洞天福地，让人切实感到神仙可学、长生可致；在于它既吹嘘外丹可炼，又侈言内丹可成，令人觉得成仙之路就在眼前的云岭之中，就在自己鼻子下的一呼一吸之间。“千古蓬头跣足，一生服气餐霞。笑指武夷山下，白云深处吾家。”海琼子白玉蟾诗所咏，正是这样平凡而脱俗的境界。

“楚塞三湘接，荆门九派通。”土生土长的道教，根系错综，枝繁叶茂。举凡道家、墨家、阴阳家、巫



术、方术、神仙说等等长生、超越、奇异的学说，无不为道教所汲取。故其流派也千姿百态，无幽不至，无奇不有。鲁迅说“中国文化的根柢全在道教”，大约就是指道教的博大精深而又包罗万象而言的。

这里只能品沧海之一粟。慧者能知一味，足矣。

乘蹻追术士，
远之蓬莱山。

……

乘风忽登举，
仿佛见众仙。

——曹植《升天行》

第一章 妙术仙方卖 与帝王家

一、海市蜃楼

海市蜃楼是大海的奇景壮观之一。它在海天之际明灭变幻，或灿烂如霞，或迷茫似烟。那番神奇、那种瑰丽，足以令人魂销心醉、遐思神往。

在悠远的原始先民那里，这一景观被信奉为灵迹。这样，海市蜃楼成了神仙传说诞生的温床，成了无数神话的蓝本。于是，海市蜃楼经常出现的燕、齐滨海地区，传出了蓬莱、方丈、瀛洲三座海上神山的仙话，传出了“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的神话，成了盛产好讲神仙方术之士的摇篮。

当那些自称洞晓天地之变、拥有成仙妙术和不死药的方士，出现在诸侯密室、帝王深宫时，中国的历史面貌竟然为之一改！一股追求海市蜃楼仙境的热潮经久不衰，持续了几个世纪！

读一读这些不成家、不入流而又能弄潮的小人物传奇故事，或许能引起难抑的深思。

方士第一人

对于海市蜃楼的不解和如痴如醉的遐想，使濒临东海的燕齐地区充满了神秘。春秋战国以来，内陆兴起的理性思潮，并未能冲淡这一地区的神话色彩。相反，这里的士人却将神话思维浸透到理性思潮中去，使之极度地膨胀起来，成一种堂而皇之的学说流派。

故有学者称之为方仙道或原始道教。国学大师陈寅恪说：“自战国邹衍传大九州说，至秦始皇、汉武帝时方士迂怪之论，据太史公书所载（《始皇本纪》、《封禅书》、《孟子荀卿列传》等），皆出于燕、齐之域。……但神仙学说之起源及其道术之传授，必与此滨海地域有连，则无可疑者。”^①

陈先生以邹衍为燕齐之域方士班首，眼光独具，堪为笃论。不过，作为方士第一人，笼罩在邹衍身上的疑团，至今还很凝重，尚须辨理。

邹衍的身份一直让人摸不清头脑：有人说他是儒家，有人说他是阴阳家，还有人称之为道家。种种争议，盖导源于太史公司马氏含糊的记载。司马迁把邹衍与孟子、荀子合在一起作传的做法，引人怀疑邹子也是一位儒家；但传中所述的大九州说、阴阳五德说，却又显然与儒术有别，故又令人怀疑邹子学术别有渊源，而指认其为阴阳家或为道家。

细绎《史记》传语，则知司马迁有认之为儒士的倾向。《孟子荀卿列传》说：

邹衍睹有国者益淫侈，不能尚德，若《大雅》整之于身，施及黎庶矣。乃深观阴阳消息而作怪迂之变，《终始》、《大圣》之篇，十万余言。……

^① 《金明馆丛稿初编·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1页。

其术皆此类也。然要其归，必止乎仁义节俭，君臣上下六亲之施，始也滥耳。

这是说，邹衍看到当世的统治者不能崇尚儒家之德，转而学习阴阳学说，写出了论阴阳五德、大九州的文章；这些学说虽然是“怪迂之变”，然其主旨却归穴于儒家的仁义、君臣之义。从儒学创始人孔子身后“儒分而八”的学术变迁史看，太史公的意见是合理的。在儒学不断分化、衍变的过程中，号为儒师而为怪迂之辞的现象并不鲜见。孔子之孙子思、亚圣孟轲二人，就被荀子指斥有“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甚僻违而无类，幽隐而无说，闭约而无解”的罪过（《荀子·非十二子》）。其实，以儒术正宗自居的荀子本人，也在偷偷地用暴力、刑法等说法去替换仁义、道德的梁柱。否则，他的两个高足韩非与李斯，如何能变成著名的法家？

司马迁以为邹衍是儒家末流的观点，在稍后的桓宽那里被稍稍修改了一下。《盐铁论》之《原儒》、《论邹》说：“邹子以儒术干世主不用，即易以变化终始之论，卒以显名。”“邹子疾晚世之儒墨……于是推大圣终始之运，以喻王公列士。”前一条材料的口径与司马迁一致，后一条材料中的“疾”，则表明邹衍学术上的改弦易辙，与手段、策略上改变而宗旨不变的旧说有别。

综合司马迁、桓宽的观点，参照荀子所说的儒学

历史而言，邹衍的身份大致可明：是一个方士化的儒士，或出身于儒家的方士。

邹衍当年据以游说诸侯、行化百姓的著作，早已随着岁月的流逝而飘散失传了，但许多古籍所保留下来的一些残篇遗说，还大致能够显示出其方术的轮廓。概括而言，其说有三：阴阳五行说，大九州说，延命术。

春秋战国的社会巨变，为士人提供了施展才华的历史大舞台。所谓百家争鸣，并非只是纸上谈兵的纯学术观点的论争，而是诸子强烈的社会责任良心的表露。他们要为疗救礼乐崩坏的弊世开出自己的良方。儒、道、墨、兵、农、杂、法、阴阳诸家的先驱，莫不奔走于世，游说诸侯。在这场空前的政治思想大辩论中，邹衍目睹当世有国者的“益淫侈，不能尚德”，有感于孔子、孟子的学说失落，痛苦地改变了自己的政治立场，转而研究并整理阴阳五行思想^①，从而对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提出了崭新的学说，即五德终始说。司马迁记载其说要义云：

^① 邹衍之前的巫、史已有阴阳、五行的零星说法，如西周末年太史史伯说：“故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国语·郑语》）春秋末晋国的太史墨常以筮占和星占推测人事，曾提出预言：“火胜金，故弗克”（《左传·昭公三十一年》）、“水胜火，伐姜则可”（《左传·哀公九年》）。此开“五行相生”、“五行相胜”说之先河。

称引天地剖判以来，五德转移，治各有宜，而符应若兹。

——《史记·孟子荀卿列传》

参见更早的《吕氏春秋》里所保存的邹子一段遗说，则“五德转移”诸语意更明了：大凡帝王将兴时，上天必先现祥兆于下民。黄帝之时，上天先现大螭、大蚯蚓等土中动物于世。黄帝说：“土气胜。”土气胜，所以黄帝衣服、旗号等，都尚黄色。及禹帝之时，上天先现草木在秋冬之际不凋之象。禹说：“木气胜。”木气胜，所以禹帝之世用物尚青色。……如此类推，商汤时金气胜，其色尚白；周文王时天现火，火气胜，其色尚赤；代火德的帝王，必定是水气胜、其色尚黑的应运者。

邹衍的五德终始学说自成体系，展示了一幅与周人“天命观”、儒家“仁义观”大不一样的历史发展图景。周人强调“天命自度”、“以德配天”，认为人的主观意志和客观行为是受天命支配和决定的。孔孟则以得“仁义”者为王作为自己的历史发展观，认为世势之兴衰在于能否有“仁义”。而邹衍则强调，历史发展的底蕴是金木水火土五德（气）的更迭运行。此说一出，不仅被当时的王公贵族所接受，也对后世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邹衍又因“疾晚世之儒墨（家）不知地之弘”，创立了具有丰富想象性的大九州学说，太史公在《孟子

荀卿列传》里又说：

（衍）以为儒者所谓中国者，于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国名曰赤县神州，赤县神州内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为州数。中国外如赤县神州者九，乃所谓九州也。于是（此州）有裨海环之，人民禽兽莫能相通者；如一区中者，乃为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环其外，天地之际焉。

如此说来，儒家所说的中国，不过是天下的八十分之一！这一猜想虽不及古代印度人想象的宇宙浩瀚，但亦足以破除“儒墨不知天地之弘”的拘拘陋识了。

至于邹衍从中国名山、大川、通谷、禽兽、水土所殖、物类所珍而推衍的“海外人之所不能睹”的奇异事物，恐怕也是一部《山海经》容纳不了的。此中所展现的想象，恐怕比海市蜃楼还要瑰丽，比蓬莱、方丈、瀛洲这些海上神山还神奇。

邹衍的世界观当然不及现代科学的宇宙观，但他毕竟用神话般的想象力打开了华夏民族的广阔眼界，让这块热土上的人们不仅用肉眼看世界，而且用大脑去遥想无限的宇宙。个中意义，恐怕不在于创造一两个神话，为后世文学提供想象的空间，而在于它让人们在自然的长河中重新思考自身的位置和价值。这一点，大概与满纸荒唐语的《庄子》有相通之处吧？

这里，邹衍将人与社会历史、自然演变彻底打通了。这正是邹子大九州说的魅力所在。

如果说邹衍的五德终始说、大九州说是思考人与社会、自然的关系的话，那么他的延命术则重在探讨人自身的内部世界了。邹衍的延命术著作，今已失传。唯《汉书·刘向传》中提供一点线索：“上（汉宣帝）复兴神仙方术之事，而淮南（子）有《枕中鸿宝苑秘书》。书言神仙使鬼物为金之术，及邹衍重道延命方，世人莫见。”据此，则神仙方术一脉，也肇自邹衍。司马迁对此说得分明：

自齐威王之时，邹子之徒，论著终始五德之运。及秦（称）帝，而齐人奏之。故始皇采用之，而宋毋忌、正伯侨、充尚、羡门子高，最后皆燕（国）人，为方仙道，形解销化，依于鬼神之事。

——《史记·封禅书》

从这段话推测，邹衍的阴阳五行学说，不只是解释历史发展的学说，也是解答生命如何“形解销化”的理论。正因为如此，阴阳五行学才能被后世继承者演变成一整套关于宇宙、社会、人生的生成图式，才能被道教采用为主要理论支柱。

总之，邹衍的学说与自孔子以来“不语怪、力、神”的正统学说有着巨大的差异，它包含着巫、史、祝所操持的占星、望气、祈禳、符箓等等神秘之术。

故司马迁述方仙道而溯源于邹衍，东汉以前产生的《方士传》推重邹衍，都不是偶然的。

邹衍学术上的改弦易辙，使他顿时大走红运，一扫当初“以儒术干世主不用”的晦气，避免了“仲尼菜色陈、蔡，孟轲困于齐、梁”那样的尴尬困境，成显赫一时的要人。邹衍所到之处，诸侯、贵族莫不礼敬有加：

在齐国，威王、宣王重之，驰名于稷下诸子，曾与著名辩论家公孙龙辩“白马非马”（刘向《别录》）；

至梁国，惠王亲自出城郊迎，执宾主之礼；

游赵国，四大君子之一的平原君赵胜奉之若主，行则侧走，坐则拂席傍居；

居燕国，昭王竟然执扫帚先驱，为之清扫道路，列于弟子之座听其授业，又特地为他筑起碣石宫，往拜为师。

难怪司马迁在这番记述后要感叹：

其游诸侯见尊礼如此，岂与仲尼菜色陈蔡，
孟轲困于齐梁同乎哉！

——《史记·孟子荀卿列传》

邹衍游诸侯之所以能见尊礼如此，一方面是因为他创立的阴阳五德终始说使那些诸侯“惧而顾化”：历史的兴亡盛衰竟然被他一语道破了，而且有鼻有眼，活龙活现！另一方面是由于他的大九州说充满了神奇

的境界，诱人向往，他的延命术迎合了诸侯贵族欲长生久视的心理。燕昭王为他在海边碣石上建宫，恐怕与迎神望气、占星观象有关。一个能同时满足诸侯称霸野心、长生不死欲望的人，怎能不受到热烈的欢迎和隆重的礼遇呢？

邹衍的见风使舵，使他着实风光了半个多世纪。据《史记》的说法，邹衍与孟子同时代，而年辈晚些；邹衍活动约始于齐威王（前356—前320在位）时期，晚至燕惠王（前278—前272在位）。掐头去尾推算，邹衍在战国风云变幻的历史舞台上也活跃了五十余年。

邹衍在稷下学宫时，曾得“谈天衍”之号，意思是说他善于作“迂大而闳辩”的演说。然而，仅仅靠吹牛而得来的饭碗是不牢固的。邹衍除了好作“闳大不经”之语外，还会些“先验小物，推而大之，至于无垠”的方术（《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刘向《别录》引《方士传》说：

邹衍在燕，燕有谷，地美而寒，不生五谷。
邹子居之，吹律而温气至，而黍生。

《后汉书·刘瑜传》注引《淮南子》说：

邹衍事燕惠王尽忠，左右（小人）谮之，王系（捕）之，仰天而哭，五月天为之下霜。

所谓吹律生黍、哭夏下霜云云，是以“天人感应”为其依据的。这虽说是后代方士传乎祖师其神的鬼话，但其中也透露出邹衍确有一套能蛊惑人的伎俩。否则，他怎能在江湖上红火几十年？

据刘歆《七略》说，方士凡有四派：医经家、方家、房中家和神仙家。邹衍既为方士之祖，大约是位样样精通的多面手。给人看个病，教教那些诸侯贵族些房中术，当然是手到擒来的事。小物既灵验，然后再推而大之，便有说服力了。这大概是邹衍成功的秘诀之一吧？

千载以来，由于儒道正统（道家在学术上也可算是正统）学术思想的影响，邹衍一直蒙受着不公正的待遇。连司马迁这样“爱奇”的史家也称其术是“闳大不经”（大而无当）。平心而论，邹衍的学术思想有意无意地推动了两千多年来的古代士人对宇宙自然和人类社会的探求。这只要看看从西汉董仲舒开始一直到明清学者的著作里，是如何充满阴阳五行思想的，便可明白了。当然，邹衍之术导致神仙学说经久不息的负作用，也是他所不能推卸其咎的。

历史的悠久岁月不知尘封、湮灭了多少人事，却没有完全抹去邹衍所留下的痕迹。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民族文化—心理的选择。仅此一点，就够耐人寻味的了。

扶桑国的传说

邹衍的五德终始学说，不仅被当时的王公贵族所接受，而且也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秦始皇是率先采用其说的帝王，他以此建立了各项制度。《史记·封禅书》说：“自齐威、宣之时邹子之徒论著终始五德之运，及秦帝而齐人奏之，故始皇采用之。”又说秦始皇吞并天下称帝之后，认为周朝得火德，有赤乌（红乌鸦）相符验。现在秦代周朝，属水德之时。过去秦文公打猎，曾捕得黑龙，这便是水德的瑞应。因此他改年始，每年的朝贺放在十月初一。衣服旗帜一律为黑色。一切数字以六为佳，法冠是六寸，车是六尺，出门乘六马。称黄河叫“德水”等等，不一而足。这黑龙也好，水德也罢，其实是邹衍艺术的成功，也是滨海文化对内陆文化侵蚀的胜利。

与此同时，邹衍的神仙学说也征服了雄才大略的秦始皇。齐国人徐市（一作福）看准了这位帝王的心理，只借助一个虚无的三神山传说，便骗得他上钩了。

三神山的传说由来已久，最初由燕齐一带方士根据山东半岛附近的海市蜃楼现象编造而出。他们说三神山上住着神仙，皆长生不老，而且三神山上还有一种不死之药，得到它便可长生成仙。当然又是帝王们最着迷了，最为醉心的莫过于秦始皇了。

据说在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徐市上书始皇帝，说海中有三神山，名叫蓬莱、方丈、瀛洲，有仙人居住在那里，希望有童男女前往求之。真是一拍即合，徐市的书一上，原本就企望长生的始皇帝立

即派他带了童男童女数千人，入海求仙去了。有人说徐市是带了 500 个童男，500 个童女，最后东渡到了日本。徐市东渡求仙是一个千古难破的谜，恍惚迷离，令人难以说清。

据司马迁说，当时方士徐市等入海求神药，数岁不得，花费太多，恐怕被责怪，就谎称：蓬莱仙药虽能得到，但常被海中大鲛鱼影响，不能到达仙山，要秦始皇派善射之人一起去。秦始皇求药心切，也不去细究此话的真实性，就被徐市的花言巧语骗过了。未曾想，这一回徐市是一去不返，而秦始皇最终未能见到仙药，枉费了一番心机。真是“蓬莱入海底，何处可追寻？”（庾信《步虚词》）

有人说徐市东渡不回，乃是他带了五谷的种子和百工同行，后到了一处“平原广泽”，他自己称了王。至于那“平原广泽”是什么所在，就又说法不一了。

《三国志·吴志》说徐市当时到了瀛洲，瀛洲在东海中。亦有人说徐市到的是扶桑国。这扶桑国据《十洲记》记载，是一座仙岛，在碧海之中，土地方圆有万里之遥，上面有太帝宫，是太真东王父所管辖的地区。地上林木丛生，叶子长得像桑树。仙岛之上还有榘树，高几千丈，大两千多围。树两两同根偶生，更相依倚，所以名为扶桑。仙人食其榘，浑身都作金光之色，飞翔空立。这种榘树果稀叶红，九千年结一次果……

对扶桑国的描写虽是虚构之词，但说明了东海之